

# 天鹅

生活  
速写

副刊

在春雷牧场的太阳还没有爬上来的时候，我妈妈就已经从温暖楼房的席梦思床上爬起来，步行二里地走到她的“后花园儿”巡视一圈了。在牧场笔直的大道上，在即将放亮的天空下，一个移动的小黑点儿，我妈妈两条老腿很卖力气地“捣腾”着，即将迈入她第七十九个胜利的春天。当然，这崭新的“战果”距离她自己定的“小目标”一百二十八岁还远着，还要继续努力。

在大庆，人们开汽车、骑单车，抑或是乘24路公交车去黑鱼湖景区兜风的时候，春雷牧场那座小院儿是必经之路。小院儿里那间六十多平方米的红砖平房，是我家的老房。鸡窝、兔笼、大水缸、露天小灶台、仓房，都在。屋檐下的燕窝也在。房前小菜园直通公路，平平展展等着老主人的再次播种。每天来溜达一圈儿，不卖不租，就留着自己玩儿，我妈妈说，这房子留着，你爸在那边儿，就能看着咱们的好日子。

我妹妹上小学二年级时，我家喜迁新居，从牧场边角旮旯的普通平房搬到一户离车站很近，离学校也很近，有自来水的高级平房。所以，她比我和我弟少走不少上学路。但她并没捞着什么便宜，以至于很多年后还耿耿于怀“翻旧账”，嫌自己胳膊粗，比我和我弟的都粗，夏天都不敢穿短袖，都是给我妈冷冰冰的。

那时候，我和我弟都在外上高中。我妈“老姑娘”长“老姑娘”短的一哄，我妹就帮她干活儿。捡柴火、烧火、冷水，成了家常便饭。

房前的菜园里有一口大缸。那缸足有半人多高，一个大人蹲进去，不露头。干旱季节，我妈把它坐在菜园里当镇园之宝。

我妹生气啊，那东西像个喝不饱的水怪，总是缺水。一桶又一桶好不容易装满，没几天，又被我妈“祸祸”没了。一放学，我妹就先趴水缸看，水面一降，她就心疼，赶紧再去拎水，补上。整天跟大缸较劲。大号铁皮桶，浮溜儿浮溜儿的水，一荡一荡的，十几岁小姑娘，一手拎一个，拎着拎着就行走如飞，一滴水都不洒出来。那水平，快赶上电影《少林寺》的小和尚了，也难怪我家的菜园子永远长势喜人。

所以，我妹胳膊粗，直接怨我媽，间接怨我俩。当然，两只粗胳膊后来也挺替主人长脾气的。多年以后，刚从警校毕业的小毛丫头我妹，被派去参加全市公安系统大比武，拿回了个女子射击冠军。子弹在飞，直击靶心，十环中中，谁能想到拿这奖牌，不只因集训有效果，还源于家“扛活”时练就的扎实“铁桶功”底蕴呢。稳稳的臂力和持久的耐力，能从容应对子弹的强大后坐力。这功劳，有我妈一半。

后来，我妹成了系统大比武阵列落不下的穆桂英。

夏天时候，时间宝贵的我弟休过一次假，来我家驻扎。他换上工服，戴上手套，罩上帽子。然后，深吸一口气，从我妈现居的六十平方米小楼房里，清理出三手推车“宝贝”。那里面有我二十岁时候的裙子，我侄子小时候的棉裤，还有不知从哪里捡回来的人造革包包和七扭八歪的皮鞋。

在此之前，她们娘俩儿做过一次正式谈判。我妈最终答应儿子可以清理，但不许像我爸当年那样给

扔到大街上、大沟里，那她还要走很远再捡回来，给她添麻烦。

我弟弟一咬牙都答应了，然后不分昼夜埋头苦干了两个整天，这位业务娴熟的自控仪器仪表国企“大工”，这位拥有诸多粉丝中医疗路上走挺远的“大师”，汗流浃背地，推着车、猫着腰、埋着头，把那些古老的、一触即破的破烂，完好无损地运到平房院里，任由它们在大好天光里自生自灭。

他有本事，能在不惹我妈生气的前提下，曲线解决这困扰我家很多年的大老难问题，也算为牧场的爱国卫生运动做点儿小小贡献。

那是个挺好的三代户小院儿。三十年前，崭新崭新的。房子守着路边儿。我爸坐在床上就能看见24路公交车一趟一趟地过去。早些年，是长长的大挂车，每天只有一趟，一去一回，这一天就过去了。后来，车身变短，颜色变新鲜，车次也增加了。窗户上，天天上演一道动画。

我们像小鸟一个一个飞出家门，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每当我们背包罗伞地乘车回来，或是乘车走，我爸都能从窗户看见。

房前的小菜园，紧连着高高的公路。三棵围起来当栅栏的小树权慢慢长得遮天蔽日。我爸歪着头，侧侧身，从上下车的人堆儿里搜寻我们仨的影子，不定就把谁给等回来了。

大雪纷飞里，他的孩子，不过是一个小红点儿或是小黑点儿。我和我妹曾经各有一件长到脚脖的棉服，我的粉红粉红，她的翠绿翠绿。我弟要酷，一身牛仔棉服不下架，总是缩着脖子回来，又缩着脖子走。说也不听。

无论我们什么穿戴，都能被我爸一眼认出来。他能准确计算，从我们下了车，到进屋的时间。我妈更准时把饭菜摆上桌，把留了好几天的好吃的宝贝似的端上来，我爸爸笑眯眯则松开酒壶的脖子，死气白咧地把好吃的塞到我们嘴里，再眼巴巴等着反馈评价。

虽然，他已经没有了一条腿，依然会标准地盘坐。那个姿势，大学军训时他就练过。他还练过气功。他游泳得过全红色草原牧场第一名。刚毕业的人，身体素质杠杠的。

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有秩序，假肢、拐杖、水杯、酒壶、毛巾、手电筒、药箱、听诊器、扳手，都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尿壶，藏在床下最隐蔽处。床上，一半给各种物件，一半给他自己小小的身体。

平房的前院，屋檐下住着一窝燕子。燕

## 小院儿故事

□崔英春

子年年来。有一年下大雨，一只小燕子掉了下来，老燕子急得上下翻飞，我爸拄着拐，我妈打着伞，帮它们把窝修好，把小燕子举了上去。等到我外甥出生的时候，燕子已经是我家的老朋友了。

外甥小时候肉嘟嘟的，眼睫毛又黑又密又长，简直能托起一只燕子蛋。他三岁的时候，我侄子五岁，我女儿六岁。仨小孩儿像三只小燕子，叽叽喳喳，挤在笼子边儿看兔子。那只兔子叫加利福尼亚，浑身雪白，却是黑眼圈儿，有点儿像一只袖珍大熊猫。它的伙伴叫比利时，浑身毛皮暗黄色。这两只远道来的种兔，特别能生孩子，那些孩子又特能打洞，只能把它们关进笼子，不许出来。

我妹妹生我外甥的时候，没少遭罪。但她儿子却被她喂得像我妈园子里的大冬瓜，没心没肺的长势喜人。那小子，估计是睡前童话看多了，真以为那兔子是好朋友，就把肉嘟嘟的手指头，当做胡萝卜伸给他朋友，加利福尼亚当然不客气，要“尝尝”，马上，两只白花花的牙印儿上，就汩汩冒出一排滚圆的小血珠。

能有多疼啊，那小孩儿八成是被大人们的惊讶表情吓哭的。饭也不做了，全家人紧急去医院打破伤风针。那倒霉孩子，被我们大人按得死死的，脚朝天，动弹不得。他气炸了肺，杀猪一样嚎叫。踢踢打打，一急之下，一杆子童子尿笔直上天，蹿出一股子寡不敌众的愤怒和委屈，那屁，又落到自己的肚皮上，连胶皮床垫和几块地板砖，都给洗礼一番。小护士吓得直躲，艾玛，这小孩儿气性真大，“识浇”，“识浇”！

那年，我女儿脑袋才到桌子那么高，她挤在大人堆儿里，对小弟满怀同情，当然也对那道气贯长虹的“喷泉”印象深刻。啥是发小？就是知道老底儿的意思，这种交情，无人能比。

很多年过去，已经长成一米九二的国家二级运动员、刚走出985校门独自行走江湖忙成“飞人儿”的大帅哥我外甥，跟女朋友聊天的时候，自己这段儿时壮举他一般不会提。

虽然，他已经没有了一条腿，依然会标准地盘坐。那个姿势，大学军训时他就练过。他还练过气功。他游泳得过全红色草原牧场第一名。刚毕业的人，身体素质杠杠的。

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有秩序，假肢、拐杖、水杯、酒壶、毛巾、手电筒、药箱、听诊器、扳手，都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尿壶，藏在床下最隐蔽处。床上，一半给各种物件，一半给他自己小小的身体。

平房的前院，屋檐下住着一窝燕子。燕

□齐国荣

## 独钓快乐

小浮生

假日与爱人轻装简从去了海边。  
上午漫步海滩，见一老者岩边垂钓，  
“目似瞑，意暇甚”，似乎在钓鱼。

“有鱼吗？”走至老者面前的时候我  
脱口而出。

“呵呵，只图开心。”老者依然安坐，  
目光祥和。

“他在钓快乐”，离开时我看一看爱人，  
顺便小声诌了一句，“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也。”

中午我回去午睡的时候爱人已经备  
办好整套钓鱼工具。我们选择一处平缓  
岩石坐好。一顿手忙脚乱之后，一竿在手，  
我开心地笑起来，钓点快乐就不虚此行。

海浪轻轻地涌，海风轻轻地吹。海  
鸥在海面盘旋，偶尔贴近海面，在我为它  
担心的同时，它已凌空而起，也把我的目  
光带到远处。

左右陆续而来的几位垂钓者，各踞  
其位。不远处一位中年男子频频起竿，  
举竿时满脸的灿烂。身旁的一位老者起  
身，收拾东西，向中年男子的位置靠拢。  
才过去不久，两人的钓线缠在一起，难解  
难分之中只好剪断钓丝了事。

不再欣赏远处的风景，开始目不转  
睛地盯住鱼竿，鱼竿稍有抖动就催促爱  
人起竿。旁有一人热心指点：“鱼竿左右  
摆动可能是风的作用，鱼竿向下沉才可  
能是鱼上钩了。”虽然明白此理，但总感  
觉鱼竿在动，也就依然下意识地催促爱  
人起竿。

“不要咱们也换个地方？”一无所获  
后我试探着问爱人。想起寓言故事中的

那只小猫，又不禁哑然失笑。

“你不是钓快乐吗？”爱人反问我。

“没有鱼能快乐吗？”发现爱人的眼  
神，突然反应过来，马上改口，“有鱼岂  
不更快乐？”

“二者不可得兼呢？”他还穷追不舍  
起来。

在他说话时我注意到鱼竿微微下  
沉。“快！快！”我不停地催促着。双眼紧  
盯住鱼竿，鱼竿出离水面的时候才发  
现是只带着泥沙的黑色塑料带。

“唉”，我轻声叹气，“忙了半天，是条  
小鱼也好。”

铅坠又被岩石卡住了，这已经是第  
四次了。无论怎样变化起竿的角度，鱼  
竿还是纹丝不动，无奈之下只好挣断钓  
丝。此时只剩最后一个铅坠了。

“你在这儿，我去买！”我迫不及待地  
离开海边，来到码头。码头上有许多正  
在织网的渔家女，她们的视线随着我匆  
匆的脚步在移动。

回来的时候看见爱人正举着竿，竿上一  
条一尺左右的鱼在挣扎着。我急忙奔  
过去，兴奋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大  
家的帮助下我俩终于把鱼钩从鱼嘴中取  
出，把鱼装入塑料丝网中。

“再钓上来一条就收工回家！”我们  
约定好。

“又来了！”呵呵，是一条小鱼，十厘  
米左右。

“你的鱼钩太小，只能钓小鱼，换大  
的！”想起余秋雨笔下的那位倔强的只用  
大钩钓大鱼的瘦老头。

“你最初是想用直钩钓鱼吧？”爱人  
笑着提醒我。

此时海浪已经汹涌起来，海风也强  
劲起来，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啸声中我  
们一再后退，可我丝毫没有撤退的意思。

“不换也行，不钓也行，可再钓一条  
就更开心了。”我自言自语。

说笑间爱人突然起竿，竿上摇摇晃  
晃的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小螃蟹。我高  
兴得大笑，要撤退了还能有收获。可没  
想到取钩的时候爱人的手指突然被螃蟹  
的钳子死死夹住。看着他蟹钳下渗出鲜  
血的手，瞬间的手足无措后，我咬着牙两  
手用力分开蟹钳，终于把他的手解救出  
来。原来钓小鱼也需要一点代价啊。

此时大海面目狰狞起来，天空昏暗  
下来。看了表，我知道不走来不及了。

两个人离开码头，拎着战利品，一路  
说笑，喜不自禁。环顾四周，看看码头上  
已不见了织网的渔家女，我们又继续以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  
歌声。

看着手中一大一小的两条鱼，我暗  
暗问自己，“虽然本为快乐而垂钓，但如  
果忙忙碌碌却两手空空，还能快乐起来  
吗？”如果不够快乐，可那也并非因为没  
有新月当空、水平如镜那样的清雅画面，  
而实在是因为身上缺乏“烟波钓徒”的那  
份怡然恬淡之性，闲适自在之情，更不用  
说“塞江钓者”身处孤寒之界而我行我  
素，足履无人之境而处之的那份泰然了。

物欲面前，孰能淡定？独钓快乐，谁  
人能够？



《青山不墨》剧照

##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主旋律叙事”

电视连续剧《青山不墨》观后

□郭淑梅

视点

近日，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主旋律电视剧连续剧《青山不墨》以主题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赢得广泛口碑，收视率攀升。宏大主题叙事、重大历史转折、红色基因传承，这部年代大剧彰显了百年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定信念。《青山不墨》坚守人民立场，书写人民史诗，以人民的力量筑起生态文明屏障，护佑子孙万代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 以重大历史转折为节点 深化生态文明主题

《青山不墨》作为主旋律电视剧亮点非常多，但生态文明主题格外引人注目。20世纪末，“天保工程”战略实施，旨在通过人工造林和自然恢复的途径，改造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从而将大小兴安岭纳入可持续发展体系，林业生态文明建设拉开大幕。《青山不墨》主题叙事并非聚焦这一时间节点，而是追溯历史，定位在中国社会迎来翻天覆地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园。以建国初期开发建设为时间节点，深化生态文明主题，歌颂生态文明先驱，正是《青山不墨》对主旋律电视剧的贡献。

黑龙江自然秉赋得天独厚。作为共和国长子，黑龙江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量粮食、木材、石油、矿物、畜牧等资源。作为中国森林工业基地和生态安全屏障，黑龙江以大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脉有效地阻挡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蒙古高原的沙尘暴。据2021年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统计数字显示，目前黑龙江林地面积2617公顷，森林覆盖率47.3%，森林蓄积达到22.4亿立方米，是名符其实的生态大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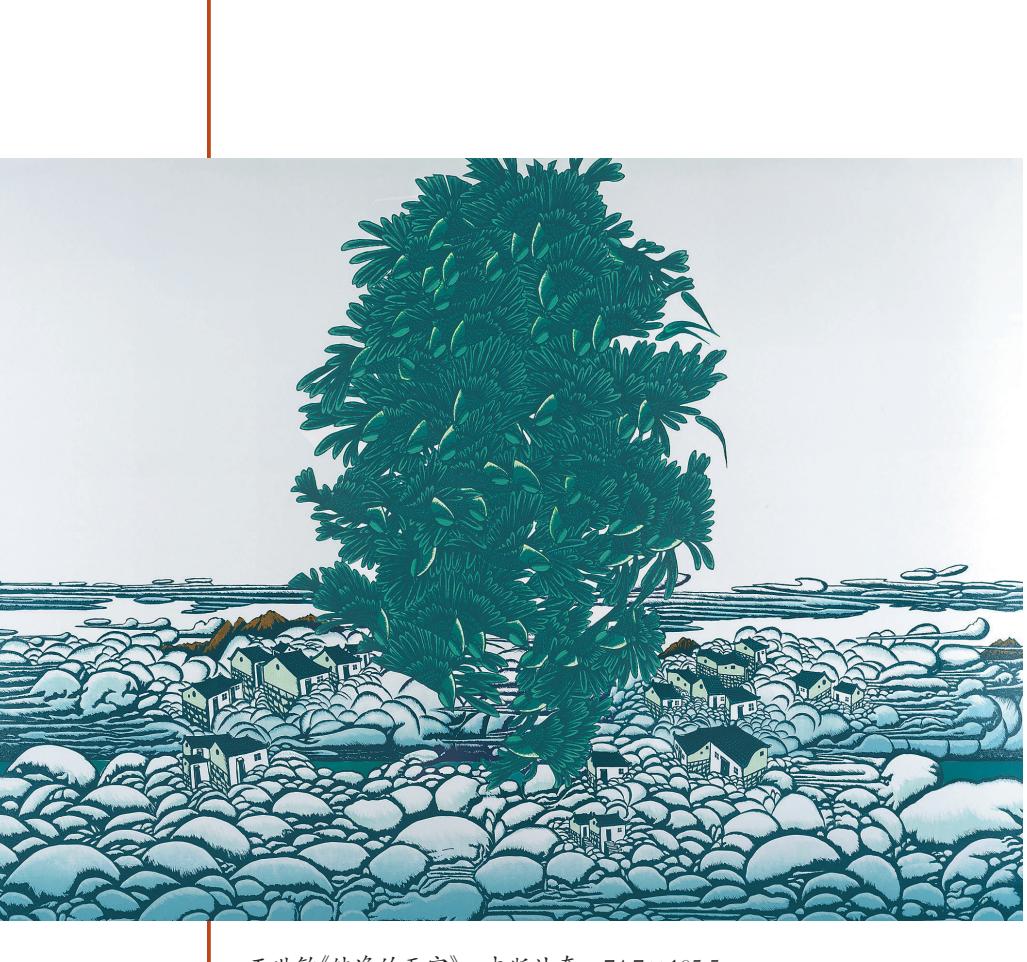
从资源大省到生态大省，正是电视剧《青山不墨》所反映的历史阶段。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青山不墨》所要追溯的历史，所要展示的剧中人正是无私奉献的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他们在国家建设需要木材的时候，拼尽全力支援国家建设。在没有机械工具缺少粮食的困难情况下，发明四季锯法、流水作业法、安全伐木法，用一线工人的智慧提高产量。又在高产稳产的同时树立起植树造林思想，实现了越来越久的永续利用的生态理念。马永祥、郑毅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原型马永顺、张子良。正是这一批新中国奠基人，以三代人的力量守护着大青山，探索出一条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生态路子，为后世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今日的故事原型地伊春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生态之城，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山川苍郁，景色优美，演绎着一个“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的文旅传奇。

### 以追求写真的艺术手法 镌刻中国精神的时代丰碑

《青山不墨》作为主旋律电视剧，以精湛的艺术手法营造气氛、雕刻人物性格、描绘生活细节、制造矛盾冲突。所有艺术手段的运用其前提都是突出现场感，强调照相机般的真实。使电视剧具有一种“穿越气质”，带领观众亲身体验了极寒天气冰封山林的伐木大会战。随着画面不断闪过，一个个定时时空，带入极强，其爬冰卧雪寒风刺骨令观众感同身受。

每一部电视剧都会呈现独特的环境基调，从而为作品铺设一条叙事渠道，让故事垒架而起，

说笑间爱人突然起竿，竿上摇摇晃晃的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小螃蟹。我高兴得大笑，要撤退了还能有收获。可没想到取钩的时候爱人的手指突然被螃蟹的钳子死死夹住。看着他蟹钳下渗出鲜血的手，瞬间的手足无措后，我咬着牙两手用力分开蟹钳，终于把他的手解救出来。原来钓小鱼也需要一点代价啊。此时大海面目狰狞起来，天空昏暗下来。看了表，我知道不走来不及了。两个人离开码头，拎着战利品，一路说笑，喜不自禁。环顾四周，看看码头上已不见了织网的渔家女，我们又继续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歌声。看着手中一大一小的两条鱼，我暗暗问自己，“虽然本为快乐而垂钓，但如果忙忙碌碌却两手空空，还能快乐起来吗？”如果不够快乐，可那也并非因为没有新月当空、水平如镜那样的清雅画面，而实在是因为身上缺乏“烟波钓徒”的那份怡然恬淡之性，闲适自在之情，更不用说“塞江钓者”身处孤寒之界而我行我素，足履无人之境而处之的那份泰然了。物欲面前，孰能淡定？独钓快乐，谁人能够？



王世敏《纯净的天空》木版油套 74.7×105.5cm